

前線文艺丛书
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
政治部宣传部編



突破长江天险

TUPO CHANGJIANG TIANXIAN



前綫文艺丛书

突 破 長 江 天 險

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部隊

政治部宣傳部編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前線文艺丛书

突破长江天险

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編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證出〇〇四号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3/18 字数 58,000

一九五九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六月南京第一版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目 录

渡江十周年紀念

一份特急电报	刘广宽 (1)
强上永安洲	汪春汉 (5)
爱民炮	丘齐岳 (15)
打击干涉者	林 泰 (18)
“瞎炮”不瞎	张 虎 (21)
渡江日記	孙 中 (24)
渡江炮兵偵察組	田 刚 (29)
突破长江天險	戴鴻庆 (35)
血战观音堂	陈达仁 (45)
蔣家王朝末日	宋默章 (55)

小小說、散文

支援	张大征 (64)
上尉參謀	张凤山 (70)
帶	詹更新 (73)
大破銅鼓寨	胡华廷 (77)
廳堂擒敌	冰 藍 (97)
后記	(108)

一份特急电报

刘广宽

一九四九年三月，解放大軍揮戈南下直抵长江北岸。四月十七日，我們八十八师的电台随副軍长到达前沿观察所。电台架設在居民地北側自己构筑的掩蔽部里。这里距长江一公里。如果是晴朗天气可以看到江对岸敌人的林立的堡垒。

电台的任务是与軍司令部保持順暢的通訊联络，及时报告情况和接受命令指示。

近几天来敌人越发疯狂了。飞机白天黑夜的在江面上盘旋，即使是风吹草动，也要胡乱地进行轰炸和扫射。老乡告訴我們前天一只小毛驢在野地里吃草被机枪子弹穿透了肚子。江南岸敌人的炮兵以及江面上巡邏的帝国主义軍舰，也不时的盲目向北岸开炮。这一切都說明了敌人妄图凭借长江天险，拦住我軍橫渡长江。

廿一日黄昏，我象往常一样，坐在机器旁值班，刚抄完軍部来电，忽然听到一声熟悉清脆的声音：“报告！”我知道这又是机要科小王送电报来了。接过电报先看了

看电报的緩急程度，“啊！四个A”——这是最紧急的电报，必須立即发出去。不知怎的，越是在紧急的情况下，越感到紧张，似乎手脚特別慢。上級經常教导我們：战斗中电报的及时性、准确性在某种情况会直接影响战斗的勝負，而特急电报稍有延誤都会造成严重損失。

我压制着紧张的心情，捺起电鍵嘀嘀嗒嗒地呼叫，很快的在自己的波长上听到了粗壮的声音，聯絡通了。我心里有着說不出的高兴。

“轰！”突然一声巨响，敌机丢下的炸弹在距掩蔽部約十公尺处爆炸了。震得我头昏眼花，木屑和泥土咻咻地下落，我的右肩被塌下的泥土压得抬不起来。我极力的使自己鎮靜，左手紧紧地捏住电报，全力抖掉压在身上的泥土。豆油灯不知什么时候打翻了。借着倒塌了的工事的一角透进来一絲隱隱約約的光亮，找到了油灯，整理好电台，带上耳机，轉动度盘，并习惯地喊了声：“搖！”可是馬达不响，我回头轉向一公尺外的角落一看，只見搖机員良国民无力地俯臥在馬达上。我过去扶起他的头，把我吓了一跳，血和泥沾滿了他那又黑又胖的面庞，眼、鼻都分不出来了。原来是一根木柱落下来打昏了他。我替他擦去脸上的血漬裹好伤口，他已清醒过来。我将他安置在一边休息，就准备去喊在半里路外的其他同志。哪知我刚跨出門就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肩膀：“我

能搖，不要叫他們！”我轉身一看是老良沉着地站在背後。我心里又是高興，又是難過，看他那堅定的神氣，想到電報的緊急我停住了腳步，坐下來立刻繼續工作。這時馬達也呼嚕呼嚕地旋轉起來。

離發報的時限只差幾分鐘了，不能再耽擱。我捺起電鍵作長時間的呼叫，然而一遍，二遍仍然無效。雖值初春天氣，可是臉上的汗珠直往下淌，老良也替我着急，搖起馬達來更出力了，幾次差一點搖過了危險的紅綫。

忽然我腦子里閃過淮海戰役第二階段某軍電台天綫暴露的情景，難道我們的天綫也被炸斷了嗎？我叫老良跑到外面看一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老良回來說：“竹杆斷成三節，拉繩沒有了，天綫也不見了，只有很少一些斷綫纏在樹上。”這時我真怨恨自己為什麼不早出去看看呢？

天雖然不十分黑，但幾步以外的東西還是看不清，又不敢使用照明器材，因為暴露半點火光都有可能招來敵人的機槍和炮彈。這時，蔣軍的飛機又在頭上打圈子啦。

我與老良几乎是伏在地上，用手東抓西摸，尋找天綫，摸來摸去，發覺一條長的斷綫繞在樹梢上，爬上去拿吧，樹太小，乘不住人，在下面又取不着。正在為難，老良想出了搭高肩的辦法，叫我站在他的肩上，可是我怕碰到他頭上的傷口，只好讓他站在我的肩上，他又說我人小體弱吃不消。最後還是我堅持着在下面，讓他上

去，我咬紧牙根，吃力地摇摇晃晃地直起腰杆来。说实在的，一百四十多斤重的块头压得我真够呛，眼泪都给压出来了。

这时其他的同志听到轰炸声也赶来了，我们共同接好天线，没有竹干，只好将一端悬挂在树上。

当我再次呼叫时，很快就听到了对方的回答，从信号里叫出军部的“老将”（报务主任）亲自上了机，不言而喻，他们也很着急，我以最快速度拍完九十多组字的电报，对方立即发过来“收据”。

我们高兴得什么似的，老良也忘了头部的疼痛，小声地唱起：“打到南京去，活捉蒋介石，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……”的歌子。

顷刻间，响起了春雷般的轰鸣，真是山崩地裂，大地好象也在摇晃，就在这时副军长来到了掩蔽部与我们一一握手说：“电报发得很及时。听到我们的大炮响吗？先头部队已胜利登陆，你们赶快拆线，马上过江！”我们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，携带着电台走出了掩蔽部。

江南岸一片火海，敌人的“坚固”工事冒着熊熊的烈火，数不清的登陆信号划过黑暗的夜空。我们登上了战船，冲破波涛，向着江南挺进。

强上永安洲

汪春汉

一九四九年四月，我們部队到达了长江北岸，立即进行扫清江北岸的障碍物，为渡江做好准备工作。

在一个伸手不見五指的夜里，我們仅用两个小时就解放了三江营。天刚拂晓我們押着战俘来到永安洲对岸，待命解放永安洲。

刚刚住下来，班长就命令我們拔些青草围在头上，到江边看地形去。我們順着一条河堤隐蔽地走到江堤下面。江堤很象城墙，既高又厚，不少地方已开成耕地，上面长着麦苗。我們分散开，爬在麦地里，从麦苗的縫隙里順着江面看过去，就是波浪冲打着的、一个十几里长的江心小島永安洲。仔細看，可以看見一群一群的老百姓在敌人的監視下，把民房拆掉，扛着門板、木料到江边去修碉堡。不少的碉堡、暗堡已經修起来了，还有一个又高又大的碉楼，正对着我們北岸河流入口的方向。

根据地形与敌人火力的配备，上級制定出作战方案，

并向我們作了传达，具体作法是：首先攻克碉楼，解除敌人對我們河口的封鎖，然后掩护后續部队，順着入江口順利的登陸。

接着，針對解放永安洲而进行的紧张訓練就开始了。

这一天我們穿上游泳衣在河沟里演习了半天。会水的同志拿着一支步枪游的滿快，就是方向掌握的不准确。不会水的同志头重脚輕，只往水面上漂，既拿不稳枪又掌握不住方向。

吃罢午飯我們面朝着河边坐着，討論上午演习的情况。有的同志說用这种方法渡江行，有的說不行。正当我們爭得面紅耳赤的时候，背后忽然传来一声亲切的声音：“同志們，渡江作战有把握嗎？”还是班长眼明嘴快，很自然的喊了一声“立起”。原来是連首长領着师首长和营团首长他們来了。师长叫我們坐下繼續談下去。

班长起来立正說：“报告首长，我有个建議。”师长高兴地扫視了一下同来的首长們，笑着說：“什么建議？講吧！”其他首长也面帶笑容地望着班长。班长就說开了：“根据今天演习的結果来看，我不同意穿游泳衣渡江，因为我們很多同志是北方人，不会水的占多数，連个方向都掌握不住，怎能游过波浪滔滔的长江

呢？是不是可以另想办法？”

“有啥办法？”师长頗有兴趣地問。

“我們乘船渡江怎么样？”班长越說越起劲，“敌人会认为我們的木船在江堤一带隱蔽不住，因此主要火力都布置在入江口那个方向，防备我們从那里登陆。我的意見，就是从江堤里面向外挖出一个大缺口，一直挖到剩下薄薄的一层土，刚好可以騙过敌人的眼睛。夜里，把我們的五只木船抬到江堤里面来，等到攻击发起时，挖开这层薄土，把船推下江岸，給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
“报告首长！”我有个补充意見，班长的話音刚落，副連长就接上去說，“我的意見，不用把五只船都抬到江堤上，留下三只今晚間在靠近河流入口的地方，稍靠左側一点，悄悄地挖条大沟，放进水，把这三只船隱蔽在沟里。到攻击开始的时候，我領着二三排作二梯队，万一那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們这边也好机动。”

师长点头含笑地說：“好呀！真是三个臭皮匠頂个諸葛亮，可以这样办！”

夜里，我們开始在江堤上挖让船只出入的缺口，鉄鍬碰着石子发出清脆的声音。“同志們，注意点，不要暴露目标。”从江堤后面传来了連长的声音。二班战士蔣保才同志看見連长向这边走来，带着不服气的口气

說：“連長，聽說突擊班是一班，對吧？”

“是呀。”連長回答。

二班同志聽到“是呀”兩個字，立刻把連長圍得嚴嚴的，七嘴八舌的說開了：“我們二班寫的申請書比一班早，為什麼又是一班當突擊班？這樣不公平。我們有意見。”

“輕點聲！你們就不怕暴露目標？”連長象是責備，又象是關切地說：“你們突擊排的同志還要爭突擊班，二三排的同志不就更有意見嗎？放心吧，誰都可以抓俘虜。”話剛落音，放哨的同志來報告說：“對岸有動靜。”我們迅速地散開爬在堤岸上。果然，對岸村庄里，有隱隱約約的手電光出現，緊接着就聽見一種粗暴的喊叫聲：“他媽的往北跑了！”喊叫聲還沒有落音隨着就是咣咣兩槍。不多一會，傳來一個女人的慘叫聲：

“我的兒啊！你死的好冤枉！我的兒啊！你死的真慘啊！”

“死老婆子，還哭！再哭就宰了你！”匪軍凶狠地嘶喊着咒罵着，可是女人淒慘的哭聲越來越高。接着又是咣咣兩聲槍響，頓時就是死樣的寂靜。我咬牙切齒的，恨不得跨過江去，抽他的筋，剝他的皮。半晌，唐發清憤憤地說：“他媽的，老百姓的生命，就那么不值錢！”大家都氣憤極了，異口同聲地說：“連長快下命

令吧，我們打过江去！”

“对，我們要打过江去。现在要好好准备，准备好了，好打过江去为老百姓伸冤报仇。”連长也气憤憤地回答。

日夜盼望的时刻，终于到来了。所有参加攻击的同志都进入出发地位。我們班长王学曾同志带回从連部領来的一面大紅旗。一回到班里，就忙着检查我們的准备情况，命令我們把武器弹药再检查一遍。我正給小包炸药按导火綫，班长看見我穿的布鞋沒有跟布袜子縫在一块，立即跪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針綫給我縫。我实在难为情，就說：“不碍事，不縫吧，我有鞋带拴牢保险掉不了。”他却带着責备的口气，一边縫一边說：“一会儿你会知道的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下起傾盆大雨，密集的雨点，打得脸上发麻，可是誰也不顧及这些。教导員站在船头上，神情激动地說：“同志們：永安洲是我軍橫渡长江的一个跳板，解放了永安洲，就等于敲开了南京的大門。你們班的任务是登陸后，迅速的炸毁碉楼，使二梯队能順利地登陸。同志們！全軍同志都希望你們突击班出色地完成任務。在这次战斗中保持住你們的光荣称号，把胜利的紅旗插上永安洲。”

师首长和团首长也頂着大雨来到出发位置，和我們

一一的握手，并且說：“你們要給兄弟部队作榜样！”

班里唐发清同志感动地說：“首长放心，只要我不牺牲……”

师长脸突然严肃起来，立即打断了他的話：“同志们，有决心是好的，可是，不是要你们拿生命来拼，我們要想尽办法保全自己，杀伤敌人，胜利完成任务回来。”

說着，一連三顆紅色信号弹升上天空，又很快的带着烟尾稍成弧形地向下墜落。刹那间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，我們各种大炮怒吼了，炮弹带着嘯叫声穿过江面的上空，在敌人陣地上轰隆轰隆地咆哮着。

班长手一揮，全班都行动起来，有的抬船，有的在地下垫門板。二班的同志也以勇猛的动作，迅速地把昨晚有意在江堤上留下的那层薄土打穿。船貼着門板向堤坡下滑。从堤根到江边虽只有一百多步远，可是头上下雨，脚下烂泥，一步一陷，非常难走。这时我才体会到班长用針綫給我縫鞋袜的用意，真暗暗的感激班长。

雨不断从头上浇下来，一个个变成了泥人。眼看离江边不远了。这时，对岸碉楼里的敌人发现了我們，他們象刚从梦里醒来一样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一群一群惊惶失措地朝我們这个方向挤来，拼命地放枪，子弹稠密的跟雨点一样，在我們左左右右疯狂地呼嘯着。

“同志們加油啊！快到江邊啦！”我听班长吃力的說話声不大对劲，我忙往船头看：哎呀！他的气色不好了，血从胸膛的右部往外冒，已經透过冲锋枪梭子带，順着右手流到船梆上。我赶忙掏出自己的救急包赶上去要給他包扎。他一眼見了我，眼光比任何时候都严厉，异常吃力地說：“不要管我，抬船要紧，誰的手要离船就要执行戰場紀律！”其实我也知道船早前进一步就是减少一份伤亡。可是自己的同志挂了花总不能不管呀。这时，同志們都看見班长負伤了，都再三地說：“班长，你留下吧，我們保险完成任务！”班长咬着牙沒答話，仍坚持着与我們一起又把船抬了二十多步远。实在不行了，他的两手慢慢地离开船梆。并且用恳切和希望的眼光望着我們，几乎一字一停地說了最后一句話：“要——保持——一班的——光——荣！”

敌人的射击，愈来愈疯狂，战友們接二連三地倒在泥水里，鮮血染紅了我們走过的坑滿烂泥的江岸；心里被仇恨的火焰燃烧得快要爆炸，直想快些杀过江去，杀个痛快。虽然，推着船觉得越来越沉重、吃力，但推船的速度却越来越快，我們終於把船推到了江邊，不，簡直是抬到了江邊。

我們很迅速地爬上船仓，搖槳的搖槳，堵窟窿的堵窟窿，船飞也似的向江面駛去。可是正在这时，舵手刘

昌同志牺牲了。顿时，我們的船失去方向。江水流得急，浪头一个紧跟一个，打得船梆叭噠叭噠地响，浪花卷着泡沫，不断地往船仓里飞进来。我們虽然互相鼓励着：不要怕，沉着，可是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会掌舵，一个个都非常着急。船越往前划，水流越急，浪越大，船被冲得前低后高，船尾差不多快翘上天了。这时，我心如刀绞，眼看船被冲到下游，如何能准时登岸执行任务呢？首长一定在江岸上看到我們的情形，一定为我們焦急。我想到了出发时首长說的話：“不是要你們拿生命来保証，要想尽办法减少伤亡，完成任务。”我稍稍鎮定了些，思索着究竟还有什么办法？

恰在这时，突然从我們船舷边冒出来个黑脑袋，他一边抖着头上的水，一边說：“不要慌，让我来撑船。”我真以为我花了眼，可是定睛看时，一点不錯，水淋淋的，不是我們連的担架队员王保玉同志嗎？原来他在担架組，正在往下抬我們牺牲了的战友，看到我們的舵手牺牲了，船失去方向，就跳进江里，从水面上游过来。我們的船掌握在王保玉的手里，不但又回到了正确的方向，好象还能躲避敌人的子弹似的，船划得更快了。

这时唐发清同志上前挡住王保玉說：“王同志你大胆的搖，我保护你。”我也站起来掩护他，說：我也掩

护你。”王保玉同志說啥也不許我們这样作，硬要叫我們爬在船仓里隱蔽。

我們的船剛划到江中間，突然在碼頭那邊升起三顆綠色信號彈。我們不約而同地喊着“老王！快搖，二梯隊登陸啦，登陸啦！”這一次，我還是第一次坐船，這時才感到：船象蕩秋千似的被高高地捧上去，又狠狠地捧下來，活象騰雲駕霧。二梯隊的登陸使我們高興得幾乎連心都要跳出來。

二三排登陸後繼續向縱深插進，截斷了敵人後路。敵人用了最大力量在反扑，想打開一條逃命的道路。正在這時我們班也登陸了。我們架起機關槍就打。連長領着二班也登了陸。不到半個鐘頭的時間，這群野獸，不是見了閻王，就是跪下來，舉起雙手要求饒命。有一個戴大蓋帽的傢伙，很可笑，槍都交了，就是手里拿着一副“麻將牌”舍不得放下。

兄弟連隊也接連登陸，并繼續向縱深打，戰鬥發展得很順利。

我們一班的同志和二三排的同志會師了，我們有說不出的高興，一起歡呼，問好。但也隱不住內心的一絲難過，我們感到慚愧、自咎，上級交給我們的突擊任務沒有完成好，沒有搶先登陸，反而落后一步了。

副連長猜透了我們的心思，走過來和我們說：“一